

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（山西篇）

我们曾经年轻（2）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董丰

（本文<1>请看本报10月18日第B2&B3）

日访庞家堡

我们班上山下乡的同学主要集中在北大荒军垦农场、内蒙的锡盟牧区和武川县农村，其他都散落在各地。当我知道同学胡贤杰在附近插队时，心被触动，寻机造访庞家堡。

问清了去庞家堡的路，我一大早出发，沿着一条宽宽的河渠朝东北方向走。晨风拂面，空气清新，我脚步轻快，享受着难得的踏青郊游。右侧河渠旁的树木渐渐多起来，阳光透过枝杈照在土路上，影影绰绰。十几里的路上没有村落，没有行人，宁静中不时听到几声鸟鸣。庞家堡村子不大，我没费太多力气就找到了胡贤杰。和罗庄不同，她们住的是房子，不是土坯窑。屋子比窑跨度大，里面是北方农村的土炕。她的同伴都不在，我免了和生人的寒暄，直接和她交谈分别后的经历。

胡贤杰事先不知道我的到访，队里已经给她分派了农活。她出工前顺手给了我一本手抄本小说《一双绣花鞋》，让我消磨时间。这种“书”在当时可是稀罕物，我们除了八个样板戏可看，只有社论大批判文章可读。有些不甘寂寞的知青开始写作，或诗或文。得到手抄本的人像是久旱逢雨，争相传阅。有心人还手抄复制，继续扩散。据说当年有很多手抄本小说在知青中流传，但这是我唯一读到的一本乡野手抄本。

那是侦破国民党重庆潜伏特务的故事，完全虚构。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故事写得曲折惊险，布满谜团。父亲喜欢藏书，除了伟人的巨著，家中书柜里有很多世界和中国名著。在我专心学业、还没到允许浏览闲书的年龄，家里的包括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在内的众多书籍就被妈妈学院的造反派抄家拿走了。如果是中学红卫兵，可能会堆起来付之一炬，笑看冲天的火焰中冉冉飘起的灰烬。而大学的红卫兵要机灵得多，那半卡车的战利品在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学生里广泛传阅，在破四旧大批判的幌子下他们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。如今，我们在乡下无书可读，一本手抄本就让我如获至宝，躺在土炕上一气读完。

黄昏时刻我告别同学，踏上了归途。沿着河渠走在土路上，心中还回味着书中诡异的情节——空荡荡的楼里看不到人影，却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……这时我突然发现一个细长的身影背着落日的光辉出现在远远的前方，相向走近，渐渐看清那是一个幽灵般的男青年，目光空洞，整个身体罩在印有大方格的床单之下，只露出骷髅般的脸和膝盖下干瘦的腿脚。环顾四周，看不到任何村落房舍，我心跳加快，让开土路，向左靠近河渠。万一那是歹徒，我就跳到水里游到对岸逃生。

鬼魅一样的身影从土路上悄然飘过，目不斜视，根本就不关注我的存在。回到了罗庄，和朋友们谈

起路上所遇奇人。她们告诉我那是一个精神病人，而且说我很幸运了，看到的是披着床单的人，他的出行经常是一丝不挂。在农村，这样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治疗，只有自生自灭。

父亲的一个同学是心理学教授。一次他到家里做客，坐在我对面。不知道是不是眼神不好，他抬起身体把头伸过来把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坐回去告诉父亲：“这孩子正常。”我没听过客人夸人如此吝啬，我难道仅仅是正常？

经历多了，才感到让人评价正常是我的荣幸。大概我的正常也是相对的吧，有些太正常的人太清醒了，他们没有活出十年浩劫，而我又继续苟且了几十年。路遇的精神病人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，与世无争，与人无害。在那个癫狂的时代，有不少在医学定义上精神正常的人比他可怕十倍百倍，在他们的字典里只有两个词：“仇恨”和“吃人”。

雁北排球队

文革的大风暴可谓波澜壮阔，其中不断有阶段性的运动高潮冲击着人们的神经，让人兴奋，让人害怕，让人躁动，让人忧虑。破四旧，批刘邓，大串联，文攻武卫，大联合，复课闹革命，上山下乡……波波相连。在1971年掀起了一个“大搞群众体育运动，提高人民体质”的运动。山阴县积极响应号召，组成了县男女排球队。

北师大女附中曾经多次获得少年排球赛全国冠军。几个在山阴县插队的校队队员当仁不让地被选入县排球队，其中有我姐姐董盈、许建青、包全和李晓峰。因为人员不够，我和几个有些排球基础的同学也被抽调到县里参加集训。高中的有王玉中、武素平和阎明珍；初中的有陈航今、宋京毅和我。开始时还有一个山阴县干部的女儿参加。县排球男队以山阴县城当地青年为主。相比当地女青年，他们有更多的受教育和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。

在学校时，体育老师董淑兰曾经邀请我参加校排球队，但是姐姐认为我不是干体育的料，应该专注



（本文<1>请看本报10月18日第B2&B3）

学习。现在到县里参加排球集训，每天的玉米面发糕和窝酸菜换成了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，真是苦尽甘来。姐姐感叹说，早知道体育也是一条混饭的出路，当年应该让我参加校队。

我们的插队生活里又加上了排球运动员的经历，那是一段充满青春活力和集体主义精神、积极进取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我们所有的女队员住在县中学的一间教室里，房间两边搭上了大通铺，床单下面铺着草垫子。我们每天集体训练，集体生活，好像回到了蓬勃的学生时代。王玉中、武素平、宋京毅等几个伙伴都成为我无话不谈的密友。

每天清晨我们起床跑步。早餐后训练体能、灵活度、排球技巧和战术配合。在村里几个月的农业劳动让我病后的体力恢复了不少，集训的强度我也渐渐适应。那时县城里没有电视机，娱乐生活非常匮乏。晚饭后一有正式比赛，球场旁就围满了观战喝彩的群众。

为了检阅“大搞群众体育运动”的成果，山西省要在临汾市举办夏季全省排球赛，各地区都要派球队参加。我们山阴县排球队很快晋升为雁北专区代表队。队员除了女附中校友之外，又增加了两个北京女三中和女八中的知青。男队的成员调整更大，基本都是外县的北京知青。原来县队的教练是当地的体育老师，现在领队老姚来自雁北专区体委，男队大张教练和女队小张教练都是原省队教练，整个的鸟枪换炮了。

（下接第B3版→）